

民主与现代化

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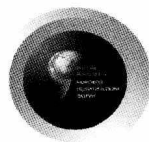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 (В. Л. Иноземцев) 主编
徐向梅 等译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вызовах XXI века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领导干部参考译丛



民主与现代化

Демократия 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ВЫЗОВАХ XXI ВЕКА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В. Л. Иноземцев)◎主编
徐向梅 等◎译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与现代化:有关 21 世纪挑战的争论/(俄罗斯)伊诺泽姆采夫主编;徐向梅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117-0821-2

I. ①民…

II. ①伊… ②徐…

III. ①民主-文集

IV. ①D0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7981 号

民主与现代化:有关 21 世纪挑战的争论

出 版 人 和 龔

策 划 人 邢艳琦

责任编辑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7(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77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中译本序言

在现当代社会政治理论中，争议最大而又无法绕过的概念，大概要数“民主”。近代以后，民主已经从一种少数政体变成多数政体，从原先的异常政体成为现在的常规政体，从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当代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对究竟什么是民主，如何评价民主，学者和政治家之间的观点不仅莫衷一是，而且常常针锋相对。对民主的争论，不仅发生在国内知识分子之间，而且也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争议话题。如果把中外学者论述民主的书籍收集在一起，足可以装备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要在浩如烟海的民主论述中了解关于民主争论的最新发展，一条捷径便是阅读那些带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章。

《民主与现代化》正是这样一本集欧洲、美洲和亚洲专家学者代表性观点的书籍。本书原是为俄罗斯第二届雅罗斯拉夫尔“全球政策论坛”准备的，本届论坛的主题就是“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准则”（由是之故，我们把梅德韦杰夫总统在论坛上的演讲也一并收录于本书）。为了撰写本书，主编邀请了世界各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学家参加了两次关于民主问题的圆桌会议。其中包括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学者丹尼尔·贝尔（不幸的是，他来不及看到其文章的中译本而于今年初以91岁高龄逝世），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民主理论权威学者约翰·邓恩，欧洲社会理论领军人物齐格蒙特·鲍曼，还有在当今俄罗斯影响深远的数位俄国学者。全书的内容涵盖了民主的一般理论及其在当代世界的主要实践，以及民主与现代化的内在关系。说本书是当今世界各种民主理论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观点

的汇集，一点不为过。

尽管对民主的含义、要素和标准众说纷纭，但在民主问题上各国学者事实上也有着某种共识。例如，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当家做主；民主是一系列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制度和机制；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等等。对这些基本问题，绝大多数学者之间并没有分歧。分歧主要发生在评判民主的具体标准和实现民主的现实道路上。民主是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有着某些共同的要素和表现形式。但是，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都会带有自己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不能只看到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其共同要素和形式，就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只有一种模式，以民主的普遍性否定民主的特殊性；反之，同样也不能只看到民主的特殊性，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就认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普遍性，以民主的特殊性去否定民主的普遍性，从而认为本国的民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相信，读完这本书后，读者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民主和现代化是我们的两大目标。一方面，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合理的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合理成果。这也是我们译介这本《民主与现代化》著作的主要目的。读者通过本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国外著名学者在民主与现代化问题上的代表性观点，我们希望读者通过比较分析，更加全面地认识到，民主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各国的民主各有自己的特色。民主理论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政治价值，不同价值观的作者会有不同的民主观。例如，在论及中国政治时，国外不少作者显然存有价值的偏见，他们的许多判断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我们仍然保留了这部分译文，这一方面是为了忠实于原文，尊重原作者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思想日益多元化并且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今天，删改译文的说法已经变得毫不可取，我们也完全相信读者有足够的分析鉴别能力。

本书中文版的面世，首先要感谢原著主编伊诺泽姆采夫先生的支持，他

慷慨地答应给予我们免费使用版权。其次要感谢各位译者，特别是中央编译局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向梅研究员。她是译著的组织者，在很短的时间内邀集了具有丰富翻译经验的各位译者，并且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极其负责，从而保证了译文的质量和进度。我相信，当读完本书后，许多读者不仅会对该书的内容，而且也会对译文的质量，留下难忘的印象。

俞可平

2011年4月9日夜于方圆阁

导 言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古典自由民主制不再像 20 年前看起来那么完美，当时它常常被看做差不多就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终极体现。一方面，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世界范围兴起的民主化浪潮走向衰落，而在数以亿计的世界外围国家的居民看来，西方世界看起来已经不再像先前那么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几个明显的趋势，使得人们开始对自由民主制的普适性产生怀疑——而正是基于确信民主制的万能才产生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民主化热潮。第一，今天非常清楚的是，大量照搬民主治理形式的表面元素通常并不能保证取得那种往往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社会进步。如果用一些近来被推崇的表示今天允许选举但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制度的术语来说，许多非洲、亚洲和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在建设“模仿的”、“虚假的”或者说“不自由的”民主制方面成绩斐然。第二，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财富再分配以及经济实力从西方民主制国家向半威权的东南亚国家和威权的波斯湾与北非地区石油出口国转移的趋势。一个强大得多同时在自身基本理念上也与西方疏远得多的“真”东方，正在取代那个冷战年代美国及其盟友曾与之对抗的实质上是“伪西方”的东方。第三，在西方社会内部，随着金融资本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增长，人们对民主制度的怀疑也在增强，因为平等的原则和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越来越脱离。

在自由民主与威权趋势之间，在自由与专政之间，在市场资本主义与各种操控经济方案之间所产生的新一轮历史性大争论标志着 21 世纪的开始。怀疑论者和危言耸听者开始常常谈论那些不自由的民主制和威权主义国家近年来取得的成就，他们能引起人们对民主原则的持续的沮丧感，并警告人们传统民主制度的“衰落时代”即将开始。威权主义的现代形式绝不否认资本主

义经济的成就，也不像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之交黯然落幕的前共产主义制度那样闭关自守，这个事实使得上述论调显得特别切合实际。乐观主义者和拥护进步的人士则相反，他们深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自由的制度将被迫走上政治变革的道路，就像 20 世纪末期亚洲的韩国或者拉丁美洲的巴西所发生的事情。这样，就提出一个基本问题：现代化（传统观点认为就是外围国家经济的加速发展）能促进民主化吗？或者是它只能强化非民主国家抵制自由民主的立场？

依我看，在这场争论中乐观主义者是对的。即便是在近代历史上也不是一次两次出现过与我们今天所研究的问题相类似的情况。19 世纪末大英帝国是最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其经济优势受到德意志帝国的挑战，当时德国的经济潜力甚至一度超越了英国。不过，由德国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传统威权主义制度对民主国家的胜利，而是威权主义制度在欧洲大规模的崩溃。70 年后西方同盟与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苏联的大规模对抗也终以民主阵营胜出而结束——而且这一次甚至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个历史事件的结局都不是因为民主社会对非民主社会存在某种特别的优势，但是都表明了，现代世界的人们珍视自由，不愿意容忍自身权利遭到践踏，机会受到限制。毫无疑问，“发达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制度比起农奴制时期要更温和，在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代表所面临的机会也要比苏联时期的工程师更加广阔。不过，扩大机会范围的特点不是减少欲望和需求，而只是激发新的欲望和需求。因此，今后不可能长久地在经济进步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保持平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最近几年我们就会看到，比方说，1989 年在布拉格或布加勒斯特发生的事情同样在中国发生。不过，现代化无疑会给非民主国家的人民带来公民权利和自由、经济权利和自由的扩大，而且这个进程无疑会是自我推进的，因为用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话说，不只是“自由比不自由好”，而且任何更高级的自由都要好于相对低级的自由。我再说一遍：这种自由的扩大和保护公民权制度的巩固不一定会伴随着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但是它无疑会成为在更遥远的未来该制度可能出现的基础。民主化是一个波浪式进程，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观察到形成了一些量的趋势，然后导致质的改变。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正处于为下一轮民主化进程积累前提

和条件的新时期的中心地带。

现代化是为进一步发展民主创造先决条件这一过程的核心要素。不夸张地说，现代化和民主化在今天这个历史时代实际上是同一个命题。现代化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为民主化奠定基础，现代化的失败也会导致民主化计划的坍塌。不但如此，20 世纪的历史表明，如果拥有投票权的选民心怀不满，对未来失去信心，民主可能是何等的危险。在严重而持续的经济崩溃条件下进行民主化，这对未来民主来讲，将是最可怕的威胁。即使不提那个最著名的案例——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崩溃——那么人们总是对当代俄罗斯的民主制和民主派持怀疑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所进行的民主化正赶上俄罗斯人遭遇和平时代最严峻的经济考验。

现代化并不产出民主，但是它能为民主创造所有必要的前提，而我也也不怕这样说，现代化可揭示出，什么样的国家能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什么样的国家不能。最近 50 年的历史证明，几乎所有成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或者是从威权主义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或者是显著地增加了公民的自由度并确立了公民权利保护机制，也就是说为发展民主创造了必要条件。相反，那些停留于固有的发展水平，不能实施现代化计划的国家，最终都走向加强威权主义趋势或者建立模仿型民主制的道路。在今天，一个不支持现代化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能够像成功的经济现代化和全面的经济进步那样促进民主准则的推广和巩固。

这些论点被全球发展的趋势所证实。在最近 50 年间，世界上传统上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那一部分，清晰地分化成真正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展国家。据 2009 年末的情况，40 多个国家人均 GDP 的指标按可比价格低于 1976—1977 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中间实际上没有一个能被称为民主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国家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像委内瑞拉，还是资源贫瘠，像马拉维或者津巴布韦，已经不是根本问题。20 世纪下半期的历史同样证明：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环境下，国家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管理质量。既然众所周知，资源贫乏的国家可以成为经济领袖，而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也能为国家发展计划效力，那么再去怪罪贪婪的跨国集团或者抱怨各国人民在占有资源上的不均等则毫无意义。现代世界上那些不成功的国家不应该再把自己的失败归罪到别人的头上，要怪就只能怪本国

政府——不过这只会使得全球外围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不发展国家不可能生长出能够无需诉诸暴力即可维持自身存在的稳定的政治制度。它们不仅与民主原则隔绝，而且禁锢了自己人民的自由和自决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上推进民主——而我要说，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就变成决定性的重要任务，因为它是保障安全和维护最基本人权的工具。在这些权利遭到践踏，统治者为了维持政权不惜发动战争和挑动种族冲突的地方，发达国家应该为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事件的发展进行干预。不发展的世界，专横的领袖和没有权力的人民的世界，是对肯定经济富裕、政治自由和公民平等原则的稳定和持久的世界秩序的最严重的威胁。

因此，今天有必要全面地认识民主制度发展的前景，分析它们的根源及其内在矛盾，评价不成功的原因以及最近十年来民主改革成就的影响，研究民主与现代化之间内在的深层联系，尝试弄清现今威权主义国家民主化的前景，建构民主制度与非民主制度关系的原则。

上述问题都反映在本书的结构中。一些作者谈到民主治理形式的基本问题，谈到现代世界民主遭遇到的挑战（第一部分）；另一些作者阐述了民主经验多样性的观点，论述了不同国家民主进程的特点，总结了上一次“民主化浪潮”的结果（第二部分）；还有一些专家关注民主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评价了在 20 世纪下半期和 21 世纪初期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他们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个体的价值取向和人们的喜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功和失败（第三部分）；最后一篇（第四部分）着重论述了民主的国际维度，即在现代世界民主治理形式究竟有多么诱人，民主化进程在怎样积极地推进，它正遭遇什么样的阻碍，有没有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加速推广民主制。

今天我们提供给读者的这本书准备了一年多时间，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出一本普通的论文集，或者按作者感兴趣的题目做一个观点汇编，实际上这是第一次组织了俄罗斯、欧洲、美国以及亚洲的学者进行的严肃讨论，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狭窄的问题。在这项工作框架内我们组织了两次圆桌会议——第一次是 2009 年 4 月 1—2 日于莫斯科，第二次是 2009 年 6 月 12 日于柏林，在这个过程中大约有 20 几位专家参与讨论了现代世界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最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我们谨此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

厅第一副主任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表达特别的谢意，他接见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圆桌会议的与会专家，并同他们进行了内容丰富的讨论，还要特别感谢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俄罗斯和原苏联国家项目负责人科尔内留斯·奥赫曼（Cornelius Ochmann），他给我们在柏林组织第二次圆桌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一些学者参与了在莫斯科和柏林的讨论并提出了重要的和具有煽动性的观点，但由于工作繁忙没来得及准备论文，以致未能将这些观点收入本书的最终版本——那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以色列犹太代办处（Sochnut）主任；阿曼德·克莱斯（Armand Clesse），卢森堡欧洲与国际研究学院院长；阿列克谢·博加图罗夫（Алексей Богатуров），俄联邦外交部所属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克劳斯·奥费（Claus Offe），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教授，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假如没有他们参与讨论，我们这项工作一定会有所缺憾。我们也对他们所有人表示真诚的感谢。我不能不提到后工业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事——中心副主任阿纳斯塔西娅·沙霍娃（Анастасия Шахова）和中心欧洲项目负责人叶卡捷琳娜·库兹涅佐娃（Екатерина Кузнецова）——他们在这一年多期间做了大量的组织和编辑工作。

最后我想指出，民主和现代化及其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问题，几乎是无止境的。所有为本书付出辛劳的人都希望本书能够让读者有所收获，并引发他们对现代世界最纷繁且复杂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

2010年8月10日于莫斯科

（徐向梅 译 李铁军 校）

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准则

——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全球政策论坛”上的讲话

这次论坛将讨论提高国家机关效率、加强全球安全、国家在经济现代化和促进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在许多国家的独特民主经验基础上形成民主的普遍标准的原则等问题。我不仅坚信作为管理形式的民主，不仅坚信作为政治制度形式的民主，而且坚信民主在实际应用中能够使俄罗斯数以百万计的人和世界上数以亿万计的人摆脱屈辱和贫困。《联合国千年宣言》宣布的“我们将不遗余力，促进民主和加强法治，并尊重一切国际公认的人权”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具有实际意义。与人权一样，民主标准（实际上民主标准包括人权在内）也应该是国际公认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有效的。重要的是，共同制定的标准不应是模糊不清和虚假的。因此，每一个参与制定标准的国家，都应该把这些标准运用到自己的国家，使所有国家都遵循这些标准，而不必担心它们会被用来限制主权和干涉内政，或者被用来作为一种欺骗的、施加压力的手段，为某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服务，有时甚至只不过为某些领导人的陈腐偏见和野心服务。有些人曾经利用类似的理由批评俄罗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公正的批评，我们接受这样的批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有时也听到一些对我国政治制度不公正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评论。也许，我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一制度的缺陷，因为我作为总统掌握更多的信息，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和所受到的教育，使我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但是，我坚决不同意那些说什么在俄国没有民主、独裁主义传统在俄国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言论。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毫无疑问，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在俄罗斯存在民主。诚然，这种民主是年轻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经验不足的，但它终究是民主。我们正处在道路的起点。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

我们是自由的。

今天我想就 21 世纪的国家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换言之，民主的普遍标准是什么？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终极真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带有讨论和辩论的性质。

我认为有五个基本要求：

第一，从法律上体现人道主义价值和理想。也就是说，我们所遵循的价值都应该有法律界限，使这些价值具有法律的实际力量，从而引导所有社会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确定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

第二，国家拥有保障和继续保持科技高水平发展的能力，促进科学活动，促进创新，最终生产充足的社会财富，使公民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水平。贫困是民主的主要威胁之一。显然，贫困者不可能是自由的人。把国外的民主形式移植到贫困社会的尝试往往导致混乱，或者导致专政。我国在 90 年代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不久之前，在改革第一阶段所导致的大规模贫困期间，“民主”这个词本身在俄罗斯获得了消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成一种骂人话。现在，经过一些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我们获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民主变得较易理解了，或者成为有效益的了。它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我国相当多的民众现在不再拒绝民主，也不再把民主当做别人的东西了。为了使自由在我国发展的短暂历史继续下去，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公民福利的增长，加强公民对民主制度的信任。自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经营管理的市场原则、采用新的发明成果、提高生活质量、不断增加社会和公民的收入之上，以及建立在新的环境之上。经济现代化、科技化生产属于最重要的政治优先方向。我在一年前宣布了这个新方针，并在原则上得到了所有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完全支持。没有人怀疑现代化的必要性。有争议的主要是关于制度、条件、力量和速度问题。我们当然希望尽快实现现代化，但是社会发展有规律，还有我们自己的条件，最后，每个国家有各自的精神。

第三，民主国家有能力保卫本国公民不受犯罪集团的侵犯。例如，恐怖主义、腐败、毒品交易、非法移民以及其他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和无视我国法律的现象。铲除这些现象是民主社会的直接任务。民主必须有效地、充分地履行自己的各种职能，包括警察的职能。欧洲安全与发展

合作组织 1999 年通过的《欧洲安全宪章》号召建立政治和法制条件，使警察能够在符合民主和法律的条件下履行自己的职责。《宪章》把履行这些职能与支持强有力的、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人道的惩戒体系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符合我们的立场。

第四，高水平的文化、教育、交流手段和信息沟通工具。人的教育和文化程度越高，在作出判断时就越自由，表达观点时就越独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这毕竟总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教养、有文化的人的社会。我们经历过另一种时代，实际上所有国家都有经历过“另一种时代”。也许，这样的时代在我国刚刚结束不久。我国从前在很多世纪中，在千百年间，走的是非民主的发展道路。我国实行民主仅仅有 20 年。正因如此，我国的民主存在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民主对我国和全世界的意义也在于此。

过去那种由“领袖们”向所谓“普通老百姓”指示应当如何生活和为什么而生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正是在 20 世纪，在帮助所谓“普通老百姓”的旗号下建立了最恶劣的专政。我相信，21 世纪是有教养的、聪明的，也可以说“复杂的”人的时代，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才能，他们不需要那些代替他们作出决定的领袖、保护人。当然，这应当是聪明的国家、聪明的社会、聪明的政策。现在，政治和法制文明、社会行为文明、公民对话文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公民们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自由，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每个现代人都知道，民主与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国家减少对社会的调节和镇压职能，把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部分职能转交给社会本身。而文明程度的低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不能宽容、不负责任和攻击性对民主起着破坏性作用。因此，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在实践中是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框架下实现的。将来也应如此。

民主制度不是民众处理事务时遵循的惯例，尽管这也很重要。它是一系列严格规定的准则和规章。只有严格执行这些准则和规章才能保证民主的效率。因此，民主不仅是自由，而且是自我克制。由于获得知识和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正在转向民主的新水平。显然，我们以后不仅要实行间接的或代议制的民主，而且要实行直接的民主。在这种民主的条件下，人们可以立即表达自己的意志，表明他们希望达到哪些具体结果。现在通过公开辩论和非正式表决就可以了解社会上对所有各种最重要问题的意见。当然，

现在这一进程还没有制度化，但它终将获得必要的制度化形式。事实上，它将成为人民意志的传播者。问题在于如何调节这种活动，如何表达这种积极性。

第五，公民们确信自己生活在民主社会。这也许是主观的，但却是极端重要的事情。须知我们没有给民主下任何定义，尽管我们多次说，我们实行的是民主，其中包括在俄罗斯。当然，每个人应该独立地对民主作出自己的判断。自由和公正不仅仅是政治口号，而且是哲学、社会学范畴，但最主要的——这是人的感情。可以把这些词写进宪法和其他法律，在学术讨论会上进行辩论，但是假如人们自己感觉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问题。在这一方面，任何社会都存在缺陷，任何民主都有缺陷，俄罗斯民主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政府可以不断地对自己的公民说，你们是自由的。但是，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公民不仅寄希望于国家，而且首先依靠自己。这意味着，民主在我国是有前途的，就像民主在世界上有前途一样。这里，我要引用卡尔·波普尔的一段非常正确的话，这段话对目前俄罗斯来说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改善民主制度问题——这始终是摆在人的面前，而不是摆在制度面前的问题。民主制度不可能自动得到改善，民主制度的改善取决于我们自己。”这就是我对现代的民主标准的看法。这些标准是否适合俄罗斯？我可以明确回答：只是在一定条件下适合俄罗斯，而不是完全适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正处在道路的起点。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2010年9月10日于雅罗斯拉夫尔

(李兴耕 摘译)

目录

中译本序言	〔中国〕 俞可平/1
导 言	〔俄〕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1
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准则	
——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全球政策论坛”上的讲话	
.....	〔俄〕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6

第一部分 民主的一般理论

民主与权利：当代大难题	〔美〕 丹尼尔·贝尔/3
民主作为幻想、理想与现实	〔英〕 约翰·邓恩/15
“自然边界”有“普遍价值”吗？	
.....	〔俄〕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26
从广场到市场：由此走向何方？	〔英〕 齐格蒙特·鲍曼/39
推翻专制的多数不是简单的任务	〔俄〕 马克·乌尔诺夫/54

第二部分 民主化实践及其特点

从 19 世纪的民主制走向 21 世纪的民主制：下一步如何？

- [俄] 阿列克谢·米勒/71
 民主的苦涩胜利 [法] 多米尼克·莫瓦希/82
 民主在中国：挑战还是机遇？ [中国] 俞可平/94
 民主及其在俄罗斯的运用 [俄] 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102
 民主和不满 [保加利亚] 伊万·克拉斯特夫/116

第三部分 民主与现代化

- 现代化与民主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131
 从后苏联国家转型看民主化和现代化 [俄] 安德烈·里亚博夫/155
 民主或效率：21 世纪的挑战 [美] 帕拉格·卡纳/169
 在现代化之路上从专制到民主：相同和特殊
 [俄] 维克托·克拉西利希科夫/180
 论市场国家与后民主 [英] 艾德里安·帕布斯特/194

第四部分 民主在世界

- 更少就是更多：政策最小主义的道德优势 [美] 阿米泰·埃兹奥尼/219
 全球民主：21 世纪的一大挑战 [意] 丹尼尔·阿基布吉/236
 有限主权时代的民主 [俄] 叶卡捷琳娜·库兹涅佐娃/249
 全球民主与国际民主促进的新讨论 [美] 托马斯·卡罗瑟斯/261
 译后记 [中国] 徐向梅/274